

二十年前，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溝縣叫南坪縣。隋唐時候的南坪，威武得很，是個州，稱扶州。南坪又叫羊同，故事長長。因此，九寨溝縣不僅有世人矚目的風景，九寨之外，更有深藏不露的深厚歷史文化。



九寨之外

□陸春祥

九寨密碼

出成都，一直沿着岷江源頭西行，過汶川、茂縣、松潘，這就到了岷江發源地，3409米的一片花海，天廣地闊，流水潺潺，讓人無限歡喜。上了九寨溝縣的最高峰弓嶺嶺後，這裏的河又是另外一個流向，白水江，它的上游有黑河、白河分支，白水江是嘉陵江的上游。

經過四百多公里的曲折後，我們終於到達九寨溝縣城。

初次了解到的九寨溝縣，感覺非常龐雜，史脈悠久而綿長。

二十年前，當九寨溝縣還是南坪縣的時候，許多當地人也一直叫它扶州。

說扶州，一定要先說鄧至羌。

鄧至羌是氐羌族的一支，它是為了紀念三國時期的將軍鄧艾。公元263年，魏國大將鄧艾伐蜀，與蜀國大將姜維一路大戰，姜節節敗退，鄧一路追擊，最終滅了蜀漢政權。鄧艾大軍經過的路線，其中就有九寨地域的野豬關梁子，後來，這個梁子改稱鄧至山，當地羌人也以之為榮，自號鄧至羌，通俗地說就是：我們是居住在鄧大將軍經過的地方的羌族。

鄧至羌在隨後的南齊和北魏朝，都得到敕封，他們築起了鄧至城，開始了文明生活。鄧至城，應該是南坪歷史上第一座城市。

公元587年，隋文帝開皇七年，鄧至城變成了扶州。唐玄宗天寶年間有個統計數字，當時的扶州有2418戶，14285人，從全國看，這已經是一個中等的下州規模了。

隋唐時期，吐蕃滅了吐谷渾，開始強盛。在文成公主進藏前，唐朝和吐蕃，多次在九寨溝縣和松潘縣一帶發生戰爭。

稍微又開一下。

吐蕃興起之前，在西藏的阿里地區和新疆西南部，生活着大小兩個羊同國。到了唐朝貞觀末年，這羊同國就被吐蕃滅了，吐蕃於是將羊同國的人分散到偏僻地方居住。文成公主進藏和親，當時隨松贊干布發兵的部分羊同兵，就留在了九寨溝地區。

於是，九寨溝縣又多了一個名稱，羊同。

羊同其實是象雄的藏文譯音。西藏那曲地區的尼瑪縣文都鄉辦事處附近，有個叫窮宗的地方，那裏是象雄古國的遺址，我問曾經在那曲掛職過的姜軍先生，他說，象雄的藏文讀法就是羊同，尼瑪是羊同古國的遺址，歷史相當悠久。

接下來是一個漫長的時期，五代十國，扶州被前蜀佔領；後蜀又被吐蕃佔領；南宋自顧不暇，這裏屬「諸羌之地」；元明的九寨，仍稱扶州。

這一下就到了清代，這裏還是叫扶州。清代的統治者，自己就是少數民族出身，故他們特別注重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，1725年，清朝在扶州城南設立了南坪營城，南坪這個縣名誕生了，也就是說，清統治者最初是將這裏當作一座軍事基地來對待的，既可以監督

，又可以管理，一舉多得。

因此，九寨溝縣的前身南坪縣，和中國許多縣市的歷史相比，實在算年輕的了，不過三百來年的時光。

在九寨溝縣內的非遺中心，看着她長長的歷史，一路解讀着她的密碼，我沉思良久，蠻荒之地並不荒，她的一磚一石，一草一木，都和中華民族緊密相連。

南坪彈唱

羅依鄉的九寨莊園，山頂上一片緩坡，草綠天藍，高原中午的陽光雖有些強烈，但我們還是興致勃勃，這裏馬上要進行一場說唱表演呢，南坪彈唱。

省級琵琶製作和演奏非遺傳承人劉玉平，縣級南坪彈唱非遺傳承人馬四雲，村裏演出隊的數十位男女演員，儼然如正規舞台演出，演唱前，轉軸撥弦三兩聲。

噹噹噹，一聲響亮的琵琶，劃破了嘈雜，演唱開始。

整齊，清脆，旋律非常熟悉，演員們情緒高亢，歌聲、琵琶聲聽起來比較簡單，但山谷的穿透力極強，藍天上的白雲似乎也停下來歇腳旁聽。

這是南坪彈唱的經典曲目《採花》。我聽着耳熟，是因為這曲子曾風靡過全國，周恩來甚至建議東方歌舞團把它作為出國演出的保留節目。

「琵琶之鄉」九寨溝縣，幾乎人人會唱會哼《採花》，幾乎家家都備有琵琶。

其實，在非遺中心，我早就盯上了這個「琵琶」，去年，我為了寫《霓裳的種子》，幾乎將琵琶及唐宋大曲的演變全部研究了一遍。

現在，我聽着馬四雲她們的彈唱，思緒又開始穿越時空飛揚起來了。

中國的民歌，自《詩經》開始，一直朝氣蓬勃地發展着。承着唐代大曲的遺脈，南戲來了，北曲來了，歌唱、舞蹈、念白、科範（泛），南北甚至可以合套，南坪彈唱，就是集南戲北曲精華之良好呈現的地方民歌，雖屬野腔俗調，但地方特色濃郁，百姓極為歡迎。

南坪彈唱，以特製的三弦琵琶自彈自唱為主，有時配以碟碗和響鈴擊節伴奏。它分「花調」和「背宮調」兩大部分，「花調」以抒情見長，「背宮調」以敘事為主，但演唱的時候，往往兩調相互交融。

「花調」其實我是知道的，我讀清人范祖述的筆記《杭俗遺風》，那裏面就有「杭州花調」：五人，分角色，用弦子琵琶洋琴鼓板，大戶人家不興，小戶人家及街頭聚會多用之。這種「花調」和南坪彈唱中的「花調」如出一轍，都是下層勞動人民喜慶時的最愛。

我也知道「宮調」，但不知道「背宮調」，九寨溝縣委副書記李賀軍，這位京城裏來掛職的戲曲專業博士告訴我，「背」字沒什麼意思，一定要說有意思，那可以這樣理解：因為「宮調」有固定的曲牌，嚴格的韻律和字數，必須死記硬背，而且，民間傳承時大多口耳相傳，這個「宮調」就變成了「背宮調」。

」。

「宮調」中，其實有半數以上的曲子源於唐宋。因此，我有理由相信，白居易當年在陽陽江邊送朋友時，「忽聞水上琵琶聲」，那個琵琶，雖是四弦，但和我眼前這種激情澎湃的南坪三弦琵琶也有相通的地方，她們都是在細細敘事，情感飽滿，如痴如醉。

九寨溝縣的文史專家考證，南坪彈唱大約有三個時期，雍乾時期，「湖廣填四川」的移民帶來了「宮調」，同光年間的陝甘移民帶來了「花調」，民國初年，優秀民間藝人融合了兩調，就是我們面前獨具風格的南坪彈唱。

難怪，我們聽抒情的「花調」，似乎像青海甘肅一帶的「花兒」，也頗有點秦腔的激越，演員們始終有一股子激情，似乎與生俱來。

這種激情，在保華鄉土門村書記陶全娃家晚餐時，達到了沸點。

鄉親們自發組成演唱隊，男女老少，近三十人，分成三排，前兩排坐，後一排站。依然整齊，依然豪情，依然直爽，我的眼睛始終盯着第二排的一位老者，他左手拿一張碟子，右手拿一根筷子，隨着曲子強烈的節奏，他的碟子，有節奏地敲着碟子，那碟子，在撞擊碟子時，瀟灑地轉了一個小彎，猶如琵琶的滑音，那種流暢，是多年練就的自如，他不僅敲碟，他還唱，頭微仰着，扯着嗓子，完全沉浸在曲子的歡樂裏。

見此情景，著名藏族作家阿來，不禁聲嘶力竭，也加入到了演唱的隊伍中高歌。依舊是《採花》，不過，他們從一月極度興致地唱到了十二月。曲子激起的聲浪，直穿夜空的穹頂。

老人姓陳，今年93高齡了，他後來還即興為我們表演了一段曲子，這回是自彈自唱，依然情感奔放。陶全娃插話說，土門村所有的三句半都是老人編寫的，他還創作了許多「花調」曲的詞。大九旅集團的一位女負責人陪着老人合影，她對老人說，以後每年都來看他，祝願他活到一百二十歲！

白馬傷舞

勿角鄉英各白馬古寨，高山上的藏族村寨。白馬，是藏族的一個分支。

我問縣文化館的小張，勿角是啥意思？她說藏語是深溝偏溝的意思，山道極窄陡，數個盤旋之後，我們到了英各村口。哈達，青稞酒，光線透過樹蔭，一隊藏族同胞臉上洋溢着笑容，載歌載舞歡迎我們。

英各白馬古寨，是國家級非遺傷舞的原生地。我見過傷舞，對這個傷舞卻異常陌生。「傷舞」，是白馬藏族的方言，意為吉祥面具舞，該舞是白馬人的原始崇拜，一般用於祭祀和重大喜慶場合，白馬人崇尚萬物有靈。

都有哪些吉祥面具呢？我在四川音樂學院和九寨溝縣文體局的傷舞保護研究基地看到，獅、牛、龍、虎、豬、蛇、鳳、鹿、鷹、熊，還有酬蓋、酬孟、阿里尕（俗稱大小鬼）等，這些面具，色彩濃烈，做工考究，還有和面具相配合的各色服裝，也都鮮艷精緻。

通俗地說，「傷舞」就是一種仿獸舞，它是氐羌文化和藏文化的融合。

我們的先人，其實一直在跳獸舞。甲骨文裏的「萬」，就是蠍子。

周朝王宮舉行盛大宴會時，有一種舞蹈叫「萬舞」，就是蠍子舞，舞者左手拿尾刺，右手舉鐵鉗，踩着節拍，一腳，又一腳，圍着圈子，左右上下搖擺，緩慢而滑稽行進，當然，他們舉着的，都是些道具。

寨子中間的廣場上，中間燃起了一堆火，咻，咻，咻，重鑼捶起；嗚，嗚，嗚，鼓號聲蒼涼。一隊面具人來了，獅啊，牛啊，虎啊，熊啊，他們左右分步，一步一頓，兩腳間邁着最大的跨步，如練武術穩紮穩打的那種，不讓人看出破綻。然後，他們的臂，他們的胸，隨着節奏，會揚起或挺起，這些舞姿，很明顯可以看出是模仿動物們的生活。

彷彿看見，原始叢林裏，各種動物自由自在的日常，或追打撲食，或驚慌奔逃，而眼前「傷舞」的多變舞姿，似無章法，卻是完美的天人合一。

在羅依鄉的九寨莊園，我們還看到了另一種「傷舞」，「登嘎甘覺」。「登嘎」藏語是「熊貓」的意思，因此，這種舞又叫「熊貓舞」。

兩隻熊貓上場，步履蹣跚，憨態誇張，它們喝水，吹箭竹，爬樹，打滾，嬉戲，睡覺，一切的動作，都給人笨笨的感覺，這種笨拙，給人們帶來了歡快。

九寨溝縣境內的勿角大熊貓自然保護區，是國家級大熊貓的保護地之一，這樣的「熊貓舞」，應該是生態和圖騰崇拜，人與動物和諧相處。

我們和動物，其實在同一現場。「傷舞」、「熊貓舞」，舞姿雖原始，傳達的理念卻一直讓人們沉思。

雲霧霓裳

看過不少地方的雲霧，廬山雲，黃山雲，泰山雲，松陽雲，然而，面對九寨不時湧來的濃雲密霧，一時詞窮，看着雲霧變幻的身姿，那種曼妙，我想或許用「霓裳」可以形容它。

九寨悅榕莊。6月6日夜10點左右，窗外閃電大作，悶沉的雷鳴，從遠處滾來，大雨將至，不過，我還是安心睡了，我想得美美的，大雨過後，明日清晨，一定有好看的雲霧。

翌日清晨，在鳥鳴聲中醒來，跑到陽台上一看，只有驚嘆，滿山滿谷都是雲霧，濃的，淡的，漸漸漸淡的，合攏，分開，又合攏，升騰中的雲霧，如壓了五百年剛得到自由的孫猴子，歡喜跳躍，運動變化毫無規律，嗯，這就是我理想中的雲霧圖呢，昨晚，我睡在雲上。

「山中何所有，嶺上多白雲。只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贈君。」南北朝時的陶弘景，這樣向齊高帝蕭道成表明自己的隱居志向：每天都與白雲為伴，只是可惜，我不能拿雲來送您呢。

現在，我正用手機錄像，視頻也可以讓別人分享的。

顯然，光看錄像，也不能「贈君」，怎麼辦呢？我一直想做一個裝雲實驗，是明人江盈科的同學李君實（萬曆二十年進士，官至太僕少卿）做過的那種：

用一個大一點的淨瓶，用手將雲霧挽進瓶子，以滿為度，然後，用紙及布絹封其口。數月後，持以贈人，令其

人密糊一室，不通窺。將瓶揭去紙絹放之，從瓶中縷縷出如篆煙狀，須臾布滿一室，食頃方滅。（明江盈科《雪濤小說·廬山雲》）

李君實的成功實驗給了我充分的信息，雲確實可以用來贈君的，只要實驗方法得當。我沒有事先準備，只能望雲霧興嘆，用手擦了擦，擦了又擦，如孩童夏日裏在清澈的溪流邊嬉水那樣。

蘆葦海，臥龍海，公主海，老虎海，犀牛海，長海，五彩池，九寨溝數十個著名的景點，那裏皆有各自的雲霧圖，雲仙子着霓裳羽衣，飄渺，輕煙，有時竟然變身為薄薄的一縷，自由散漫地飄浮在翠谷間。

九寨溝海子水的綠寶石藍，顯然最讓人迷醉，那是水質、光線，還有化學物質等織就的藍，也是藍天上倒墜的影子。

散了雲霧，都去了哪裏？它們都躲在綠寶石的藍裏了，遇着合適的機會，它們一下子就變成她們，在藍天上任意舞蹈。

阿若

6月7日傍晚，我們到漳扎鎮的阿若旅行書店，喝酥油茶。

暖暖的酥油茶，驅走了陰雨的寒氣。藏族姑娘尤珠娜姆，臉上透着別樣的青春笑容，美麗而成熟，她在向我們介紹剛拍的一個微電影，哇，姑娘好美，原來，尤珠娜姆就是片中主角，故事講述的是藏族姑娘在九寨溝經歷的春夏秋冬四季，顯然，她是要通過影像向外界推廣美麗的九寨，影片雖然不是很專業，但唯美，人，景，觀景，都通透、亮麗，給人無限勃勃生機。

25歲的尤姑娘，大學畢業後，先在成都工作，後被九寨的文化和景色吸引回家鄉。電子商務時代，哪裏都可以創業，她立志想做一番電商和文創的新事業，更好地傳播藏羌文化。阿若書店，一樓空間寬闊，各類精品書和她們自己開發的小禮品琳琅瑣目，樓上就是民宿，在阿若，賞景和閱讀，身心的另一種悠然安放。

離開時，我們收到了阿若書店的小禮物和一封信。小禮物是一個柿子形的小茶盒，內裏裝着藏茶，精緻鮮亮，寓事如意；信的開頭這樣稱呼我們：關愛阿若的家人。信就如向家人拉着的家常，暖語傾生。

阿若，藏語中朋友見面的招呼用語，猶如我們常說的「您好」。

送我們出門時，尤珠娜姆依然溢滿笑容，虔誠地雙手合十：阿若，我在阿若等你！

尾聲

6月8日上午，我們從九寨返成都，途經弓嶺嶺，海拔3400米的高處，沿路兩旁全是雪，松樹、竹子，還有雜木、雜草，全都披上了盛裝，近處，遠處，滿山的雪，童話般的世界，讓我們興奮不已。原來，昨夜又是大雨，而那些在空中張牙舞爪的雨點，在九寨溝的高山上，極有可能變成身姿飛舞的大雪。

這些雪，我依然將它們看作是雲霧的另一種化身。

整個弓嶺嶺，白茫茫的晶瑩，乾淨如斯。

（2018年6月13日，九寨歸來。）

陸春祥

筆名陸布衣。中國作協會員，一級作家，浙江省散文學會會長。已出版散文隨筆集《病的字母》《字字錦》《連山》等十八種。作品曾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等。

